

N I G H T F L I G H T

【澳】王瑜 著

夜行

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夜 间 飞 行

[澳]王瑜◎著

 群言出版社
QUNYAN PRESS

• 北 京 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间飞行/(澳)王瑜 著. —北京:群言出版社,
2017.6

ISBN 978 - 7 - 5193 - 0286 - 3

I. ①夜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澳
大利亚 - 现代 IV. ①I 6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18914 号

责任编辑:潘 昊

封面设计:琥珀视觉

出版发行:群言出版社

地 址: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北巷1号(100006)

网 址:www.qypublish.com

自营网店:<http://qycbs.shop.kongfz.com>(孔夫子旧书网)

<http://www.qypublish.com>(群言出版社官网)

电子信箱:qunyancbs@126.com

联系电话:010 - 65267783 65263836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: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7.25

字 数:181千字

书 号:ISBN 978 - 7 - 5193 - 0286 - 3

定 价:39.80元



【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】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,电话:010 - 65263836

目 录

浇筑一座城	1
上 班	9
鱼 缸	20
肉丸做的主管	27
鼠	35
家庭主妇	42
大信息时代	50
生日愿望	56
“地球过敏号”	62
定制思考	67
仇恨湖的深处	78
呵 呵	84
从前有一座山	93
鸭 人	100
出莘庄记	104
蝴蝶症	110
沈阳男孩	116
一魂二身	123
黄金王子	128
魔 船	133
下酒话	142
续 爱	150

全球最焦虑大赛	156
苹果的伟大前程	166
太阳被白白浪费掉了	171
粉色俱乐部	177
不知道	186
畏寒症	192
死即是生	198
亡 夫	204
白 光	215
夜间飞行	221

浇筑一座城

悬浮颗粒物指数越来越高了，在最装模作样的官方报告里也不得不提到这点，这个小城镇充满了异物。“异物”这个词别有意昧，有人说它其实就是灰尘和沙土，因为北方的严重沙化造成的风沙，也有人说某种极端气候，像是沙尘暴、雾霾之类的，但是，谁都拿它没有办法。

以前的夜跑是不可能再有了，因为空气越来越浓重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弄堂里简直前路难辨，能见度从两米到一米，到最后只有自己的脚背。

“越来越严重了，”我跟妻子说，“你明天上班路上小心一点。”

但是难以避免，我妻子的自行车撞上人行道以后，被荆棘的隔离墙撞破了额头。

“别出门了，”我干脆说，“空气再这样下去，咱们回老家得了。”

老家的空气也不好，从上个春节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我就觉察到了。大量的飘絮，像被染成灰色的柳絮那样，慢悠悠地浮在空气里。

“爹，空气差了。”我说。

“咋了？我没觉着？”老爹茫然望着空中，又狐疑地看了看我。

“大概是烟灰。”

在村子里烧煤炉是很平常的事，烟灰劈劈啪啪地扬在半空，又稀释开去。

“你啊，城里住惯了，娇气喽。”老爹笑笑。

他不知道城里的空气比乡下还要差。

从夏天到秋天，本来以为会散开的颗粒物变得更严重了，有时候，你能明显感觉到空气里的杂质撞在脸颊上，沙沙的感觉。

家里的纱窗已经被厚厚一层灰土塞得密不透风，只能拆掉了，还有空调外置机箱，几乎无法运作，一打开，就发出轰响。

我干脆敞着窗户睡大觉。夜晚的小虫撞在纱窗上的声音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夜鸟闯进房间的振翅和低吟。我酣睡了一宿，起床后在地板上找到几十只死去的飞虫、一只小鸟、几片树叶。

房间几乎无法吸尘了，因为尘土老塞满吸尘器的过滤网，每天早上，我大咧咧地把地扫一扫，意思意思，反正不到下午又会积上厚厚一层。

“简直跟生化危机似的，”妻子说，“就差一列僵尸了。”

一语成谶，周末就有两个人死了。在学校毕业长跑考核里，两名学生因为呼吸不畅窒息而死的新闻遍布各电视台六点档。

天灾，有人说。也有人说是人祸。不管是什么，这都称不上是简单的空气不佳了，更多人声称这是场灾难，就跟世界末日那类重大事件一样，这是一场比官方想象得要可怕得多的事。

游乐园关了门，所有的户外场所都不得不开打烊，护城河几乎成了泥石流，小湖小洼也都被埋得差不多了，跟土坑似的，结结实实。得空去了趟家附近的澡堂子，门被灰土堵了个密不透风，跟个碉堡似的，外面的进不去，里面的出不来。哪儿哪儿都充斥着警队，从上个礼拜开始，走到哪里，都是呜啊呜啊的警车铃声。

“咱们走吧。”我跟妻子说。

“房子咋办？家当咋办？”

“那顶多再观察一周，要是空气更差了，咱们必须回去避一避。”

“行。”

呼吸已经成了某种难熬的折磨，所有人都戴着护目镜和口罩，大部分公司歇了业，因为员工休假得越来越频繁了。这座城镇要完蛋了，有网民说，聪明的就赶快丢下这儿撤。

我最后一趟去超市的时候，几乎已经没什么商品了，大米和油盐的长柜空无一物，整一排的结账台只有一台亮着，一个哈欠连天的收银员。

“这种天还出来买东西？”她懒洋洋地、跟责怪我似的说。

“那也总得吃穿用吧。”我说。

“人家早就囤好啦，现在就躺在家混混日子，谁还来超市？”

“这两天都没人来超市吗？”

“你是这礼拜第一个客人！”

我带着几包零食回了家。一路上，我的皮肤被空气里的脏东西打得生疼，我的鞋几乎一半埋在尘里，每踏出一步，就扬起一片烟雾。

到了晚上，天开始下起小雨。比起雨，更像是下泥。本来的积土被湿润后，成了泥浆般黏腻的东西，令这个城镇更加寸步难行了。

“跟水泥似的，你看看，”妻子把套鞋反过来给我看底下的浆土，“都结成硬块了，贼结实，刮都刮不下来。”

确实，我的雨披也成了盔甲似的硬邦邦的了，眼镜上的泥刮下来后，在镜片上留下怎么也除不掉的污渍。这天上下下来的尘土跟石膏一样，把所有东西都塑了型。

官方开始避免谈论天气，更多的是关于这个城镇的经济滞泄问题。提高警力、卫生队伍力量、加大监督投入，各地也开始了募捐，特别在南方的大城市里，搞得如火如荼，在电视上，到处是支援被尘土侵害的城镇的活动。

但很快，电视天线就被掩盖了，没有收视讯号，没有无线网络。不出几天，几乎连手机也很难通畅地对话了。

城市在募捐，街上在暴乱，天上依然下着泥水。

“走吧。”我说，几乎是哀求地。

妻子终于点点头。

我承诺她过一两个月就回来，虽然我自己心里也没底，但好歹我也要装出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，拿老爹的话说，猪鼻子插葱——装蒜。

带着房产证和存折，还有几袋子衣服，一早就去长途车站。车站几乎报废了，在看到我和妻子大包小包地出现在站台上，连司机都惊了一惊。

“你们这是来坐车啊？稀罕了，都好多天不发车了。”

“干啥不发车？车不能开了吗？”妻子急了。

“车是能开，可也没人坐啊，你们这是上哪儿去？我空车，无

所谓路线，就干脆送你们到地方得了。”

万幸，这么一部大巴把咱们直接送到了村口。

接下来的日子没有泥浆，没有风沙，因为出门不用再全副武装的，妻子简直一天要出门溜达个五六次。

“空气太好了。”她说着重深吸气。

“就是有点儿飘絮。”我说。

“有吗？我咋看不见？”

这些飘絮和城里那些泥浆比起来，真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我们吃完饭，回炕上看着电视，关于城里的那些泥流的可怕报道，竟有点幸灾乐祸的感觉。

“幸亏咱走的早。”妻子笑嘻嘻地怼怼我。

“我早叫你走来着。”

城里的污染非但不像是要调理好，反而像是越来越严酷了。地平线上半米的建筑物被埋，从前住一楼的住户，不得不迁到更高的楼层去，不过募捐还在那儿进行着，更多警力投入，在街上，几乎看不到警察以外的行人了。

车子彻底不能开了。现在，别说是轿车了，连巴士都被勒令叫停，有几部车非要上路的，结果在半路上就被泥浆冻结住了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“这城市要被埋了，”有人说，“活埋。”网络上，到处都是这个触目惊心的词汇：活埋。甚至有艺术家跳将出来，声称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大地艺术，他给它起了名字，叫作：浇筑一座城。

浇筑，听起来还挺形象。只不过人家浇筑的是建筑，这儿浇筑的是建筑留下的空余空间罢了。

“还回不回城里？”老爹问我。

“我倒是想。”我说。可我能吗？

我倒要看看这城是怎么浇筑的，有点儿恶意的快意似的，我每晚坐在电视机前观赏半淹了的城。昨天还是半米高的，今儿就埋到了一米多。

“怎么着，看上瘾了？”妻子催促着我睡觉。

“多带劲呀，”我说，“比大电影还带劲。”

第二天不到中午，我又磨蹭到电视机前，一遍遍地看着转播。

“跟个小孩儿一样，家都被淹了，还乐得跟什么似的！”

我目不转睛。我甚至因为自己是那里的住户而有点儿得意。怎么说呢，我也是个中心地带的见证了，一个活生生的文化纪实，跟活化石似的，有点儿不可告人的荣幸。

已经淹到两米了，我几乎想放炮仗。那个声称这是一个大地艺术的艺术家的罪名被以“扰乱公共秩序”的罪名捉进去了，不过这非但没影响他的名誉，他的那一套说辞反而名声更响了，哪个门户网站都尽是他的照片。

城市要成一块儿砖了，本世纪最大的一块儿巨砖头，跟被海淹掉的城、被火山灰淹掉的城一样，成了一座自然文化遗产，有人说。

跟世界八大奇迹差不多，网络上吹嘘地越发厉害，简直是个今后有待开发的旅游项目，得保护起来。

警察也撤得差不多了，毕竟谁都看得出来，这个城没救了，再投入下去只能是肉包子打狗。只有募捐还在展开，还开始了海外募捐，呼吁全世界华侨关心重灾区域的恢复建设。

“咋恢复呢？废了。”老爹说。

“可不是。”

“你俩也别走了，就在村里待着。城里差点把你们给活埋了。”

确实是有几个老人被活埋了，还有些没来得及被主人带走的宠物狗。他们都随这个城，永远被埋进这污糟的空气里头去了，今后吸的是土，呼的也是土，不假时日就化作土，跟土合而为一了，跟空气，跟房子，跟这个故事里的所有字符一块儿，分不出谁是谁了。

“作孽。”老爹愤愤地呼着烟斗。

上班

“年底，史诗级灾难巨片《上班》即将在春节公映，续集《过年》正在紧锣密鼓地拍摄当中……”

我希望新闻能永远循环播放下去，不光是娱乐新闻，任何大众新闻和国际新闻，所有手机新闻、报纸和街头巷尾的小海报上。

这将是今年最重要的贺岁电影，毫无疑问，历时八年的拍摄和制片过程，无数次翻案、重剪，在被当局否决了许多次才终于能以这个标题公布出来，这就够了。虽然我只是个小喽啰，连副导演都轮不上。

我们的投资人，一个上了一辈子班的家伙，到了晚年，才终于熬出了头，把钱砸向了娱乐市场。

“我希望拍出《2012》那种宏大磅礴的效果。”他刚找到制作组的时候，一开口就让所有人摸不着头脑。

“你是说地球毁灭的那个电影吗？”导演算是我的一个远房舅舅，比我大7岁，是个武侠迷，长期拍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武侠电影，很少公映，但在影碟市场上销路很好。

“是，大场面的，特别壮烈的。”那个投资人说。

“可是，”我插了句嘴，“你不是要拍上班族吗？上班能怎么磅礴和壮烈？”

老头边咳嗽边放下烟头：“你们见过企鹅过冬吗？角马迁徙？蜜蜂回巢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几万只企鹅在天寒地冻的暴风雪里长途跋涉，几十万匹角马同时蹚过鳄鱼河，几百万只蜜蜂飞回蜂窝，就是那样的气势。从早上7点开始，几千万人从各个地方像蜜蜂那样涌上公路，填进每个写字楼每个小小的隔间，到了晚上，一窝蜂地涌向街巷，填进一个个住宅里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”导演说。

这家伙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明白了。总之，我们得开始找剧本。

照以前的套路，我们弄些便宜的小说来，东拼西凑，用一个月时间我们就能拆改成脚本，也不画什么分镜头了，直接给演员讲戏，一边拍，一边改。

不过这次恐怕不能这样，毕竟这次资金充足，我们也不能瞎搪塞，砸了自己的招牌。

“去买个剧本吧。”导演说。

“怎么买？问出版社：你们有没有像角马迁徙那样悲壮地描写上班场面的剧本？”副导演，一个退休的出版社编辑，合作以来，几乎承担了所有的剧本改写、串词、后期，全能型选手。长得酷似一只土棕色的沙皮狗。

“等等，”我说，“既然他想要一个讥讽上班无趣的电影，为什么我们不直接拍一部特别无趣的电影呢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就是说，就事论事。我们就拍一堆人在那儿上班，就是这样，唯一的情节就是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 - 上班 - 下班……”

“停！”沙皮狗作势要用反光板揍我，“你这么拍，谁来看？”

导演骨碌着他突出来的大眼睛：“他说得有道理。不是把人当人拍，而把人当动物来拍。跟企鹅似的，跟蝗虫似的。”

“不是蝗虫，是蜜蜂。”沙皮狗纠正。

“管他是什么，就是畜生。一大堆一大堆的，对了，我们可以用航拍，他不是要大场面吗？”

“用后期也行，”我说，“我们只需要拍一个地区，一个办公楼，然后按照《动物世界》那样的布局，拍某一个岗位上的职员更替。”

“试拍一个月，你，”导演指指沙皮狗，“负责串剧本。”

就这样真空上阵了。

我们预约的那个办公楼地处新经济开发区高楼云集的地段，每天的来往人流吞吐量不下十万——拍一部企鹅跋涉片子绰绰有余。

布好线路、在对面的楼顶架完机器，我们又到员工地下食堂溜达了一圈。现在还早，这儿得中午才开，到了11点半，这儿即将是饿狼重生的现场片场。我们什么都不必布置，到时候，直接架着摄像机进来，拍到什么算什么。

好了，准备。

我的任务是在对面楼顶上拍大门口的人来人往，这很容易，我甚至都不需要控机，只要让它对着地面蝼蚁般涌进涌出的黑点就行。天色很好，那些黑点非常显眼，一切都空洞、无聊、大量，这很符合一个灾难片的画面要求。

我默默抽烟，一根接一根。这座城市又吵闹又拥挤，可从楼顶上听起来，倒是清静。

一个小时，两个小时，三个小时，收工。我掐灭最后的烟头，撤机，把东西扛楼下去，穿过马路，从楼门口的咖啡馆座位，拍晚上下班的人。

“怎么样？”我问导演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